

歷史空間

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盧嘉琪

典範合璧：讀《中國婦女史讀本》

現時中國女性史的參考資料繁多，有關專書所論題目亦十分廣泛，所以網羅眾多課題的論文集是研習女性史入門之書。

不論是否展示會議成果的論文集，皆反映出近二十年中國女性史研究已趨全球化，國內外學者共同致力於女性史研究工作。

此外，編者在〈寫在前面的話〉中提到本書題為「讀本」的原因：「20世紀90年代以來，內地高校陸續開設中國婦女史課程，在教學過程中，往往感覺到研究成果分散，專題讀物匱乏。」

書中共收入19篇在中國女性史研究領域上開先鋒的文章，作者來自中國內地、台、美三地。

料的出現和女性史觀的多元化，嘗試透過重新解讀或詮釋女性問題，對中國女性史提供新的研究方向。

這19篇具開創性的論文對於研究中國女性史的學者並不陌生，即使是幾十年前的成果，編者也刻意收入，讓讀者可以重溫佳作，並得到新的啟發。

此書結合了近二十年來女性史的研究成果，提出了六項女性史重要的研究議題，展示了前輩學者的廣闊視野，更帶領出不同的研究角度。



屬於女性的，不應有男性的參與。但研習女性史的第一門課，老師便告訴我們社會是由兩性組成，並非單由一個性別建構出來的。

書中所收論文作者主要來自中國內地、台、美三個地區，是不同地區女性史研究成果的一次集體展示。

(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)

五柳閑話

龔敏迪

別誤解了「半部《論語》治天下」

于丹的《論語》心得說：「宋代開國宰相趙普曾經標榜說，自己以半部《論語》治天下。」

宋太祖曾選定用「乾德」二字為年號，並自認為沒人用過，趙普也隨聲附和，可是盧多遜說：這是偽蜀曾用過的年號。

趙普與趙匡胤兄弟有着特殊的關係，趙匡胤登基後，經常到他家去議事，以至大雪天的晚上，趙普以為趙匡胤不會來了時，因為「一榻之外皆他人家」。

是趙普策劃了陳橋兵變，擁戴趙匡胤稱帝；又是他獻策「杯酒釋兵權」，徹底改變中唐以來藩鎮割據局面；定下先南後北的征討策略，使宋朝在短短二十餘年即一統天下。

文化觀察

文：馮磊

「普氏鐵鍋」與「查家光頭」

2011年8月1日，俄羅斯總理普京在參加一個青年夏令營的時候，騷了一把個人的力氣。

我認真地觀察了一下，被普京拿在手裡的那隻鐵鍋，鍋壁很厚。如果讓我來掰，那是絕對掰不變形的。

普京不是廉頗，他不需要給誰賄賂。作為前特工人員，普京身體強健，喜歡展示自己的硬漢風格。

7月31日，俄羅斯聖彼得堡和莫斯科當天爆發了示威遊行活動。媒體報導稱，僅在聖彼得堡有約50人被捕。

上面這條新聞和「普氏鐵鍋」相比，威力同樣不可小覷。實際上，普京在2000-2008年間，已經連任過總統。

一個政治家，迷戀手中的權力。或者說，一個政客始終戀棧，把整個國家的前途掌握在自己的手裡。

有趣的是，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先生日前秀了一把光頭。強人查韋斯先生前段時間得了癌症，一直在醫院治療。

實際上，在高度集權的國家，重要人物的生死往往事關一個國家的命運和前途。

1992年，身為軍官的查韋斯發動政變，試圖用武力奪取權力而失敗。1998年12月，他當選委內瑞拉總統後，先是改變國名，然後修改憲法。

不僅如此，查韋斯更修改總統任期的條約，把原來的任期五年改為六年。而且，可以連選連任。這些做法，與當年的袁世凱並無二致。

青春只有一次，愛情亦然

文：韓浩月

忘了那位女作家表述過這樣的觀點：想寫好愛情小說沒別的捷徑可走，惟有親身體驗。

80後作家一草的青春小說《那時年少》，亦是一部愛情體驗作品，有強烈的「親歷體」特徵。

某文家說過，世界上最美的文章是少女的情書，真摯的情感往往會取代笨拙的修辭，感染人心。

有些小說讓人不忍打開，打開了，迎面撞來的就是似曾相識的青春，早已成雲煙的疼痛，想起已經遺忘的過去和人。

蘇揚和童小語，能有甚麼樣的離奇經歷？不會有。無非是在由網

吧、街頭遊戲機、公園、電影院、卡拉OK、拉手、初吻……等等構成的時代背景裡，哭一哭、鬧一鬧，分了聚，聚了散，最後留無牽一掬、悲傷一把，各奔前程。

在當代文學的格局裡，愛情小說發生了兩個走向，一個走向是賈平凹、陳忠實、蘇童等代表的「壓抑派」，在他們那裡愛情失去了光彩與汁液。

《那時年少》的封面上注有一行小小的字，「易碎，小心輕放」，這其實是可以貼到每個人青春記憶中的一個標籤。

《那時年少》的封面上注有一行小小的字，「易碎，小心輕放」，這其實是可以貼到每個人青春記憶中的一個標籤。



《那時年少》的封面。

文房雜件話帖架

文：青絲



帖架。網上圖片

帖架是文人臨習書法或臨摹中國畫必不可缺少的用具。初習書法的人，或者國畫技藝初有根基的人，尚無法獨立創作，只能將前人的字帖或國畫範本置於一旁，邊看邊寫。

古人最初設計帖架的用意，除了便於臨習，還認為以直視的角度觀摩範本，能更好地理解原作的結構、氣韻以及點劃之間的聯繫。

這種臨習方式稱之為「對臨」。清人葉昌熾的《語石》載：「讀碑，鋪幾平視，不如懸之壁間，能得其氣脈神理。」

明清時期，文人使用帖架是非常普遍的事情。《紅樓夢》第七十回，寶玉因為父親要檢查自己的功課，就趕緊臨時抱佛腳。

相對於硯墨、印章、筆筒、紫砂壺這些已經聲名顯赫的文玩，帖架屬於文房中的雜件，實用性高於觀賞性，加之不是很方便把玩，故收藏尚未形成氣候。